

庚子叔

董改正

在一个天空起火天堂烧尽的傍晚，庚子叔回来了，牵着一匹枣红马。田野上的小路也是红的，高粱弯得让人担忧，收获的人，齐齐停下手边活，看着和他们同样暗红的庚子叔，还有就要燃烧的枣红马。

他一步步地深入，像寻找象冢的老象。终身未娶，父母不在，庚子叔走进的是象征意义上的故乡。祖屋还在，风拍门环，梧桐叶覆盖着青石板屋阶。秋已经深了。

堂侄们走后，一片巨大的荒凉攫住了他。烟囱没有炊烟，屋内整肃着空寂。矮小平凡的庚子叔坐在灯影里，像一个陶罐。他想起他同样矮小平庸的父亲，黑白影像里他的童年，想起忍辱负重的牛，他瘸腿的母亲，他们像贴着地面的蜗牛，爬动，留下黏糊糊的足迹。

直到他看到马。那是画上马，扬蹄狂奔的马，昂首长嘶，鬃毛猎猎，风由它生，似要飞起。他的灵魂刹那间被点燃，奔跑、飞跃，那是什么样的姿态？一个朝霞璀璨的清晨，他离开了家乡。

枣红马轻轻打着响鼻，更远处是隐约的犬吠鸡鸣，乡村的秋夜其实很安妥。

他参军了，他没当过骑兵，他没给首长牵过马，他甚至没有资格做个马倌，他只是打着绑腿的步兵，贴着地面无知觉地奔跑。他鼓着气，内心发出巨人的呐喊，但没有人听得到。横刀立马，成了他永远的灵魂姿态。

他退伍了，一个黄昏，他走进毕力格大叔的天山马场，全是马，各色的马，一

群飞扬的灵魂，在无际的草原和广袤的苍穹下奔突。毕力格收留了他，他做了毕力格的马倌。他学会了马头琴，他学会了喝马奶酒，他会在月光如银的深夜吹响胡笳，吹给马听，吹给天山听，吹给故乡听，他不想父母，他的故乡是自设的，不是父母的故乡。远处帐篷门开了，灯光闪身出来，旋又合上，是阿依古丽出来听，在帐篷里，天山风摘不走耳边的笳声，可她就要站在明月里听。她就是明月。庚子叔心跳得像炸群的马蹄，可是他只敢和马说。

时间里姑娘们都已老去，他没有收获爱情。他在冷冽的风里，推算父母必定已经故去，那一天，毕力格对他说：“腾格里是我们的天，我们是要回到他那里的。你是汉人，你要回你的故乡去，一片天收一片魂。不会弄错的。”八十岁的毕力格几天后就死了。庚子叔开始了他的回乡。毕力格的儿子临行送他这匹枣红马。

他花三年时间赶回了家。开始他还需要地图和问询，后来有一天在河畔，他似乎听见了呼喊，他就牵马信步，就像顺着河岸回家。这个璀璨的黄昏，亦如当初离开时的清晨。他耳边的呼唤已经停止。

枣红马跑了，而在此之前，庚子叔已经弥留。他的堂侄们围着他，看着生气渐渐离开他的身体，就像一件挂在阳光里渐渐干爽的湿衣服。回光返照的刹那，他盯着门说：“马！马！”一阵风吹来，咣当一声推开门，庚子叔微笑着合上眼。

庚子叔不会骑马，从来不会。



寒林双禽图 陈儒堂 作

心头点火的人

叶荣荣

自我记事起，小老六就穿着红衣在街头修鞋。红衣的岁数比我都大，浆洗得发白发灰，只能依稀看出曾经是红色。还到处开天窗，补丁摞补丁，但补丁也是红色的。

“小老六，你这穿的什么玩意？尿片也比它敞亮！”小老六不理，也搭理不过来，揶揄、嘲笑、讥讽就像婴儿的屎耙耙，没个头。

小老六跟我住同一条巷弄，每天清早端着尿盆颠着步，经过我家门前的大通道上茅房。小老六排行老六，山羊胡、罗圈腿，像是一根没长开的萝卜。我认识小老六时，他的光景很是惨淡。早年在皮鞋厂做鞋，后来厂子倒闭无处可去。他婆娘有疯癫，发起病来不能干活，去街头修鞋就是一家子生计的全部指望。

别人的鞋摊都有根，小老六的鞋摊是只断了线的风箏，飘哪算哪，生意稍有起色就被挤走了。我的鞋坏了，只能在小城的犄角旮旯里挨个寻找他，找着找着，一簇微弱的火焰跳入眼帘，就八九不离十了。小老六常常蜷缩在巷弄的逼仄路口，或是小区的狭小门侧。风过，撩他一头秀发；雨来，赏他一身甘露；烈日，赐他和煦温暖；冰雪，抚他悠然心境。小老六如同一株九转还魂草，吸天地之精华，采日月之灵气，从石头罅隙间钻出身子，探出脑袋，竟也蓬蓬勃勃。

通道里的人大都不跟他正经说话，只因他忤，还犟。小老六说话犟，修鞋更犟。他立下规矩：如果返工算他手艺不精，修鞋的钱如数退还。有人劝他别死心眼，活儿马虎点，下回生意来得快。他脖子一梗：这怎么行，这不坏我名声吗？手艺人的名声比钱金贵。小老六的犟，让我一只整个底都耷拉下来的烂鞋竟又坚挺了三年。

有人欺负小老六，拿着在别家没修好的鞋要求返工退钱。小老六争不过，涨红了脸气呼呼地把鞋子重新缝得结结实实，连着一句话一起丢给对方：“我小老六是忤，可手艺不忤！”那架势像是狼牙山五壮士，宁死不屈。

我是通道里为数不多愿意跟小老六正经说话的人，这一搭话让我一惊：小老六竟然懂得国家大事。我起初不屑，后来我发现他的有些说法跟我的政治老师是一样的。再后来跟新闻时评也不差离。我对他不得不刮目相看，小老六是咋知道的？

小老六的鞋摊收起了随风漂泊的潇洒，踏实地落在了我上下班的路上。我这才发现，小老六等活时在看小广播，还在小本子上写写画画。一个初中未毕业的修鞋匠喜欢并能说道国家大事，也算是件令人诧异的事。人，是多么地难以捉摸啊！

小老六的婆娘一犯病就会发疯，见东西摔东西、遇谁打谁。小老六把房门紧锁，拿命死抗。疯劲过后家毁了，小老六的脑袋也毁了。“哟，开瓢了，不会进水吧？”小老六依旧不理，埋头钉掌。歇息时，小广播咿咿呀呀地响。

“小老六命真苦哇！”我常常喟叹。可是小老六没叹过。最难的时候也只是缄默，修鞋的背弓得更低，可红衣穿得更端正。

我搬了家，一晃很多年过去了。今年国庆再次遇见，小老六穿着崭新的红衣，还牵着泰迪，年过六旬已显老态，精神气却不错。寒暄得知他已领取养老金，婆娘病情也基本稳定，女儿也当上了导游。虽说在进步，其实并不算好，但他挺知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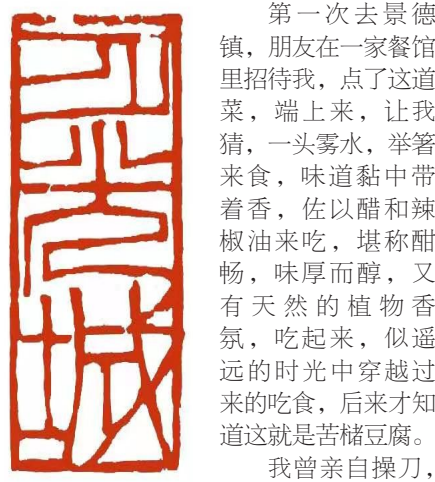
小老六颠开了步，红色一跳一蹦，仿佛一把火烧向前方。我终于顿悟了小老六爱穿红衣的秘密：心头点火的人，谁也甭想让他趴下。

我还真得学学小老六。

苦楮豆腐

李丹崖

去景德镇，在我看来，要么看瓷，要么就是吃苦楮豆腐了。苦楮是什么，一种树，每到初冬时节，会结一种苦楮子，这是一种类似毛栗的果实，吾乡也被称之为“楮豆子”。楮豆子经过烈日的暴晒，果壳会炸开，炸开以后取出里面的果实，确切说是果肉，浸泡一天以后，经过研磨，加水在滤网下过滤，再把过滤好的苦楮粉的水加热煮，再放凉凝固，去除多余的水分，即可做成类似于凉粉状的苦楮豆腐。苦楮豆腐乍一看类似凉粉，却比凉粉更粗糙一些，近闻，有淡淡的苦楮香，可以炒食，味道绝佳。



做过苦楮豆腐，苦楮豆腐切成块；切好肉末、蒜末、葱花、干辣椒、雪菜；备好佐料。起锅烧油，烹炒肉末，下入蒜末、雪菜、酱油，炒香，再放辣椒，放入苦楮豆腐翻炒，最后放入葱花，稍事翻炒出锅，味道大好，可以配着米饭来吃，直接吃也很好。去江西，就是要吃些辣子，在我看来，江西人能吃的辣子，远远超过四川加湖南两省，没有要分出伯仲的意思，就事论事不挑事。哈，还是说说苦楮豆腐配辣子，越吃越香，吃得大汗淋漓，回宿舍冲个澡，泡上一杯叫不上名的绿茶来喝，大爽。

据说，当年在景德镇烧窑的老窑工最擅长做这道菜，瓷器的坯子做好，青花勾勒好，入窑了，火生起来，没有别的事情可做，就捣鼓一些吃食，苦楮豆腐就这样慢慢诞生了。

苦楮豆腐的样子实在不敢恭维，看起来黑褐色，或者黑黢黢的，还不如炒凉粉那样油亮有光泽，苦楮豆腐的黏腻，让它的颜值大打折扣，但吃起来却是真正好，这一次去，问了好几家，都说农忙，上不了山里采苦楮子，苦楮豆腐自然是做不出来的，我只好带着遗憾离开景德镇，心里念着的仍是苦楮豆腐的香。

这样的遗憾也好，总比把一件食物吃腻歪了要好。